



进入三月,北京的大葱突然涨价了。等到三月二十日前后,竟然涨到了十元钱买两棵葱的地步。我平常做饭少,对柴米油盐的价格几乎不问津。便问妻子:大葱真的十元钱买两棵了吗?妻子说:没那么邪乎,不过确实涨得高了些。我说:自古至今没人规定炒菜也必须用葱炆锅,不行咱们改用花椒吧。

本来一句随便的话,竟然促成了我的一次四川汉源之旅。前些日,雅安市文联的朋友给我打电话,说春天不读书,你三月下旬到汉源县采风去吧。到时会有成千上万的梨花仙子欢迎你。我说莫非这里也要搞个梨花节吗?朋友说你说了对。这几年,我陆续参加过河北赵州的梨花节、山东烟台的莱阳梨采摘节、河南洛阳的牡丹节等多种节庆活动。平心而论,作为一个作家、记者,或者是诗人、画家、摄影家,生在中国,真是天大的福气。不论走到哪里,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、优美的自然风光,这些都无疑会成就艺术家的创造。我敢说,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

人在旅途

我的哀思和敬意

李 效

没有及时得到消息,也就没赶上去八宝山最后送别崔老师,心存歉疚。从报纸上看到王蒙部长跪别崔老师的情形,更增添了一份哀痛和敬重。

前一日(三月二十七日)在《中国文化报》上读到王部长《赠爱妻》一诗时,还不敢肯定往这方面想。虽然我知道崔老师重症缠身,王部长也因此焦虑而染上了带状疱疹,但后来听说情况好转了。去年秋日的一个下午,我与妻子去国家大剧院听一场音乐会,在剧院大厅内,正遇上他们夫妇俩。我好久没见到王部长了,忙赶上前问候。随后便见王部长在洗手间外耐心地等待崔老师,而后两人相伴缓步而行,气态从容温和,排列在观众队伍之中,登上去剧场的滚动电梯。望着他们的身影,让人聊以欣慰。可没想到,人生变幻如此无常啊!

一九九七年,我的第一部作品集《人生之茶》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,我贸然请王部长为书写序,王部长欣然应允,并通过秘书崔建飞要我到他家里聊

聊。当时王部长住在东四三条口一所小院子里,同去的还有出版社责任编辑董瑞丽。在他家做客轻松愉快,王部长谈笑风生、亦庄亦谐,他中肯地为我点评文章,句句珍贵,说得我心服口服。崔老师一旁陪座,贤淑文静、和蔼平易。由此,我敬佩王部长的同时想到崔老师的不易。我读过崔老师写的回忆文章,王部长青年时被下放到遥远的新疆,一去十六年,风雨飘摇,寒来暑往,是崔老师始终如一地陪伴着他。坎坷时也要,成名时也要,在底层也要,进高层也要,多亏了这一位贤内助,一位不事张扬的文化女性。

二〇〇一年,是王部长和另一位著名作家从维熙的推荐,使我能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平时他也不会忘给予我很大的勉励。我对王部长夫妇心存感激之情,早就想找个机会请他夫妇俩吃一回云南风味饭菜,话虽说了,一来二去拖到今天也未实现。想来,心中越发地缺憾。

没能送挽联,也没有献鲜花,我只有怀着愧疚和感恩之情,以这篇小文表达我的哀思和敬意。

前来采风的 friend,面对眼前的千树万树梨花开,是不是也已经“人心已乱开”,我不好推测,但我的心早已被这南国的春色陶醉了。

两天的采风中,负责接待的导游小姐小万和小欧两个小姑娘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她们不是专业的导游,小万是县中医医院护士,小欧是环境监察局的干部。在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中,汉源是重点受灾县。看着天真烂漫的两个小姑娘,我一直不敢直接问这个敏感的话题。我怕我的冒失再一次引发她们的伤痛。倒是小万姑娘很大方,在经过瀑布沟水库(当地人叫汉源湖)时,她说:“汶川地震时,老县城的房屋几乎全部被震倒了。后来政府出资在更高的地方重建新城,老县城则被大水淹没。你们看,瀑布沟水库的下边就是原来的老县城。”我问:“老县城被大水淹没时,场面是不是很悲壮?”小万回答:“我当时在外面上学,没有亲眼看见。但我从家人及邻居的表情里,看得出还是很怀念老县城。那里毕竟是我们曾经的家啊。我们从小记忆都在那里。还好,我们家是第一批搬到新县城的。”

汉源新城不可谓不漂亮。譬如我所看到的由湖北省援建的文化大厦、清溪襄樊学校,特别是在花乡果都文化节开幕式上,我见到了设计时尚、大气典雅,能容纳七八千人的体育馆时,我的心受到强大的震撼。试想,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,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,不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,一个遭遭受毁灭性灾难的汶川、汉源等地震重灾区,何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奇迹般地获得新生?

开幕式表演的节目,不失地方特色。最让我欣赏的是梨花仙子的走秀表演。闪亮登场的十名女子是参加选秀的几百人中胜出的。她们身形款款、表情清纯,落落大方,你很难看出昔日地震给她们带来的伤痛。相反,你自始至终感到的是她们对现实和未来生活的热爱与憧憬。演出结束回宾馆的路上,我问小万:“你没参加梨花仙子选秀吗?”小万说:“当时工作忙,实在腾不出时间。”我说:“你这两天的导游很专业,也很热情周到,如果明年你参加,我们车上的人都投你一票!”我的话引起大家一阵共鸣,有的人还



李锐(田園)

索明远 绘

因为书的拜访

周养俊

春节后的一天早晨,我打通了陈忠实先生的电话。

互问“新年好”后,先生问我有什么事儿。

我说:“给您拜个晚年!”

先生说:“谢谢,谢谢,我给你拜年。”

我说:“我想上您那儿去,今天有时间吗?”

先生爽朗一笑,说:“免了,免了,这就不必了,现在时兴电话拜年,再说后天咱们就见了。”

先生的脾气我知道,只好直言相告:“有两个外地读者买了《白鹿原》,书寄到我这里,想让您签个名儿。”

先生问:“外地的?”我说:“是北京的,也是作家,很喜欢您和您的《白鹿原》。”

先生说:“那你来,现在就来。”

去年冬天去北京出差,见了《工人日报》文化周刊的刘建民,刘建民是我的老朋友,介绍我认识了几位作家。其中有一位叫韩三洲的,听说我是陕西人,即刻问我是否认识陈忠实。

我说认识。

韩三洲握住我的手,忙说:“好啊,好啊,这就好了,您帮我请陈忠实签个书名好吧?”

刘建民说,韩三洲喜读书,爱

藏书,有一年曾被评为

北京市的藏书状元,仅《白鹿原》就有好几个版本。

这个晚上,我们在附近一家蒙古餐馆聚餐,喝了不少河套烧酒,吃了许多草原牛羊肉,谈陈忠实、路遥、贾平凹,谈《白鹿原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、《废都》,听他们评价陕西这些大腕级作家和作品,距离就更近了。话到高潮时,河北的唱了评剧、北京的唱了京剧、河南的唱了豫剧,我也吼了几声秦腔。掌声、笑声、酒杯的碰撞声,一直持续到很晚。临分手时,大家热泪盈眶,拥抱作别。

回到陕西第三天,单位传达室师傅送来一包书,打开一看,我才想起那天韩三洲要我找陈忠实替他签名的事情。这韩三洲果然爱书,三本《白鹿原》虽然已成旧书,依然没有揉摺的痕迹。韩三洲同时寄来他的新作《动荡历史下的中国文人情怀》,这是一部读书札记,书中钩沉索引,不仅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人物秘辛,还给人们带来审读历史的另一种视角。作者在书的扉页写了一首诗:燕市悲歌共酹酹,秦声凄越不忍听,天涯何论初相识,书生交谊文字轻。掩卷品味,我又想起了那个晚上的聚会。

迎着寒风,踩着稀稀落落的鞭炮声,我敲开了陈忠实先生的屋门,先生一人正在看国际足球

灯下漫笔

高喊:“我投两票!”

到四川不能回避麻和辣。由于调养身体,我已经基本不吃麻辣食品。但汉源的朋友说,你还是吃一点吧,我们这里的清溪贡椒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吃一粒能醒脑,吃两粒能通气,吃三粒能写出天下文章。我知道这是朋友在鼓励我,可我还是有些发憊,不吃花椒体会不到汉源的麻,可吃了花椒,谁又能知道我肠胃的刺激呢?

在清溪镇茶马古道山下,有一溜贩卖当地特产的农民。其中,一位老农专卖花椒。我问多少钱一斤?他说五十元。我说怎么这么贵?老农底气十足地说:不贵,我们这是汉源贡椒,在城里至少六十元一斤。我又问:有小包装的吗?老农说:有十元、二十元的,也有四十元、五十元的。你要多少?我对老农说:我叫你一声“花椒大哥”,我出一百元,三十元的你给我四包吧?“花椒大哥”思忖了一下说:看你的样子真心想买,既然如此,我就给你四包四十元的,不过回北京你可要给我们汉源贡椒扬扬名。

付完款后,我要离开时,几个同行的诗人对我说:你买那么多花椒干吗?我笑了笑答曰:没听说吗?北京的大葱又涨价了。以后炒菜炆锅我准备改用花椒了。我的回答引得“花椒大哥”和周围的农人们发出灿烂的微笑。那微笑很清脆,顺着茶马古道仿佛飞出了汉源的崇山峻岭,幻化成了一幅绵长瑰丽的山居富民图。

一

三十年前,我到黑龙江某地出差。几日后的一天,我要乘市郊的短途火车到几站路之外的某处办事,于是便在一个十分小的车站等车。这是一个早晨,又值严冬。站台上的雪化了之后早已结成了冰,像个溜冰场。

突然,两个赤条小儿(六七岁,可能是孿生)从职工住宅的小屋子里冲了出来,两人一丝不挂地边笑、边闹、边摔跤。我和三五个等车人见了之后无不惊愕。那时的气温,至少在零度以下。两个小儿却打打闹闹、说说笑笑,很开心。他们的父母出来提水、撮煤,见了之后也只是淡淡地嗔骂了一句:“吃饱了撑的,滚回去!”继而又回屋干些生火烧饭之类的事,不理睬两小儿的裸体之事。

我暗想,这才是真正的小男子汉,具有十足的雄性原态。

二

俗语说“家花不如野花香”,如果此语只是用之于花,那是千真万确的。

几十年前,某次我到庐山脚下陶渊明故乡走了一遍。见山坡上、田埂上、村前村外遍地都是野菊。那样的菊品种多,花冠小,颜色各异。单看某一株,确实平凡得很。如果那样的菊漫山遍野,就会成为花的海洋。那种香气,无论是近嗅还是远嗅,都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药香,沁入心脾。我怀疑陶氏诗中“采菊东篱下”写的菊,指的就是那样的野菊。若干年后我又到该处观赏人工营造的“菊苑”“菊圃”,花虽艳,但那种香气已经很很淡淡了,于嗅不到。

三

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是十七八岁的学生。美国的黑人歌手罗伯逊到天桥剧场搞个人演唱会,我见到的一幕是:台上将麦克风风送到他身边,他却将麦克风移到远处,示意将其拿走。他唱的歌是十足的原声,照样声震会场。

其实,最初的中国戏剧是没有任何音响设备的,完全靠演员本

人的音高、音量、音色,

世象杂谈

城里的爸爸

秦锦屏

在给陕西延安市川口乡中学上第一堂课时,我认识了十三岁的方璐。这个农村小姑娘九岁便跟父母来到延安市宝塔区川口乡,暂住在附近的林场。方璐的表达能力极强,她告诉我:因为爸爸姓方,所以我姓方,我家门前有条小路,所以我的名字里有个“璐”。然后,她将头轻轻一低,颇为抱歉地说,这是我自己想的,不知爸爸当时是不是这么想的。

一次,深圳的同学为我校的学生募捐了一批衣服,方璐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找合适自己的、漂亮的,而是悄悄问老师,有没有小号的男装?然后红着脸说:我给爸爸挑,爸爸个子不高。她伸手比划了一下,表情羞涩而坦诚。方璐说,爸爸聪明好学,因为身高的缘故,就业难,但爸爸不怕吃苦,发奋练习炒菜,是个非常棒的厨师!爸爸炒的菜非常好吃,但是她很少吃到——爸爸在城里打工,而妈妈则在城里当保姆。

周末,我打算去方璐家家访,看望她父母并告诉他们,方璐非常优秀,成绩好、口才好,作文很有天赋,希望他们多培养,尽可能给她孩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。就在出发前,方璐接到爸爸的电话,因为周末加班工资高,他打算坚守岗位。方璐捏着脖颈上挂着一串钥匙,眼圈红了。我安慰她,没关系,下个周末爸爸会回来的,说不定还会带回来她喜欢的课外书。一个又一个周末过去了,方璐满怀期待而又抱歉地说:老师,你下次去我家家访,好吗?我一次次答应着。后来,方璐告诉我她爸爸回来了,因为他失业了。

在川口乡,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,父母到市区去打工,孩子则寄居在亲戚家,或者独自守家。我未多做停留,把签了名的书收拾好后就和先生告别了,时间对先生来说实在太宝贵了。

这些孩子忍

受着思念与

凭海临风



真正的原声态!

四

大约三十年前,也许更早些时候,随着改革之风的拂动,“选美”(主要是选美女)的活动一度盛行。这样的事,竟然成为某小乡镇由行政领导授意的公务活

动,意在表现思想解放。自己报名或被推荐的女青年很不少,接着还要进行几日的“技巧培训”。好像一笑、一动、一回头、一转身都是有讲究的,不可随意。我有幸被请去当评委,自然要耐着性子装一回“专家”。女青年确实思想解放了,都很敢演。只有

一个被强行推荐来的女青年(豆腐专业户)虽然长得最美,但在接受培训时总也笑不好,总是满脸通红,羞怯不堪。负责培训的人先是诱导、示范,后来简直发了火,最后下令:“你当着我的面单独练五遍!”这女青年越发满脸通红,最后双手捂着脸跑掉了。

我认为她是真正的美女。因为她脸上的红晕是从心中涌动出来的,很本真。

五

真正的原生态不仅是一种简单、一种朴素,有时也是一种深奥、一种莫测。

初生婴儿的啼哭貌似简单,但谁能彻底解透他全部的呼唤之意?无论多么高深的学者也未必真能解透。年高有德的老学者,也可以返回原生态,这就是他面对世上的万物、万事、万理,敢于发自内心地说:“除了我的专业之外,好多的东西我都不懂。”

世界上的复制品太多了,越来越多,有时甚至包括母腹中刚刚蠕动的胎儿。

拯救原生态! 尊重原生态! 保护原生态!

我心疼了

方 璐

爸爸

看着您周末回家时疲惫的样子

我心疼了。

但是 爸爸

看着您没工作时

整天在家里采着

为家中的经济来源犯愁

我心疼了

我又希望 您能出去工作

如果您要出去工作

我只要您

您多注意身体

多关心自己

您要记住:

在我心中

您 是最重要的!